

乔纳森·格里尔博士，旧约考古学，

第一节，考古学和 旧约简介

© 2024 乔纳森·格里尔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乔纳森·格里尔博士和他关于旧约考古学的教学。这是第一节，考古学和旧约概论。

你好，我叫乔纳森·格里尔。

我在大急流城神学院任教。我开始教授《旧约》，但我对考古学也有特别的兴趣。因此，今天我有幸并高兴地谈论两件与我密切相关的事情。

圣经，特别是旧约和考古学。所以，我不仅在教导旧约方面而且在现场也有一些经验。我参与以色列北部特尔丹的发掘工作，特别关注动物骨骼或动物园考古的识别和分析。

在大急流城神学院，我们有一个实验室，我们继续研究来自特尔丹的动物遗骸和动物骨骼。因此，您会在我们的讲座中听到一些关于动物骨骼的提及。但我想首先谈谈什么是考古学？然后我们来谈谈什么是圣经？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两者如何结合在一起，有时舒服，有时不舒服。

什么是考古学？好吧，我知道你们都在想什么，就是这样，对吧？印第安纳·琼斯。如果你是某一代人，你就必须承认印地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影响。就这样，我还是一个上初中的孩子。

我父亲去耶路撒冷度假并带着全家一起去。那是在这部电影刚上映之后。所以，我确实有一顶帽子和一根长鞭，并且在我的后院寻找丢失的方舟，但没有成功。

然后，随着我的成长并开始专业水平上更多地研究考古学，我意识到它更加书呆子气。但好消息是没有人向你开枪。但考古学要书呆子得多，也少得多迷人。

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称其为复杂的垃圾箱潜水。我们研究人类过去的物质遗迹，基本上是研究他们的垃圾。我们正在寻找破碎的陶器碎片。

我们正在观察他们从炖菜中吐出的动物骨头残骸。我们正在研究残留物，甚至在微观层面上分析他们过去吃的一些东西。因此，我们正在翻阅古代人们的垃圾，并试图重建，或者有些人会说构建他们所从事的不同生活方式。

不同的流程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我们深入历史领域。我们着眼于尝试重建古代人们的一些思维方式。

因此，如果我们谈论一个可行的定义，我们可能会说考古学基本上具有三个要素。第一个是恢复，第二个是检查，第三个是解释。因此，对人类过去的物质和生物遗迹进行恢复、检查和解释。

今天，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跨学科的事业。那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是在圣经考古学中，人们一手拿着圣经，另一只手拿着铁锹。现在，许多考古学家正在采用先进的 GPS、摄影测量和卫星图像记录方法，而且这也是高水平的。

然后，当我们深入研究时，我们不仅分析传统的罐子和骨头，而且现在我们有可以从硬科学中提取的信息，以便在更具体的层面上进行分析。因此，以陶器为例，我们可以通过残留物分析来判断锅中煮的是什么。当我们谈论动物骨骼时，我们可以取出一颗牙齿，通过同位素分析，了解该动物一生中在哪里吃草。

牙齿就像树木一样，具有可以分析的环或层的增生。根据特定地区的植物类型，我们可以找出该动物直到死亡为止的吃草历史。我们还可以观察土壤中的植硅体残留物和不同的矿物元素，这些元素可以告诉我们很久以前在那个空间发生的过程。

复杂的约会方法。放射性碳测年仍然是我们观察物质或有机遗骸的最可靠的测年方法，特别是从这个时期、历史时期、《圣经》的历史时期。现在，我们还必须记住，考古学是一门相对较新的学科。

它只是在 1700 年代的投机阶段才开始，并在 1800 年代中期真正得到发展。如今，它与今天的做法有很大不同。这本质上是一种美化的寻宝活动。

因此，西方世界对象形文字的破译感到非常兴奋。就在那之后，几十年后，楔形文字的破译解锁了阿卡德语和其他语言。在这个阶段，你会有富有的赞助人支付挖掘费用，去掠夺古代世界的宝藏，并将它们带回他们的博物馆或豪宅。

当物体从其物理环境中移除时，我们会丢失大量数据。因此，即使在今天，随着古物市场的繁荣，我们仍然继承了这种寻宝遗产。当我们观察圣经土地上某些地区的政治不稳定时，就会发现古物交易有所增加。

所以，我们继承了这种寻宝遗产。在许多信仰背景下，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寻宝遗产的有点不同，其中的宝藏不是图坦卡蒙的黄金宝藏，而是以某种方式证明圣经，我们发现了一些金块，这些金块会说，看，圣经是真实的。群众将涌入信仰。

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但我认为这不是考古学的最佳方法。因此，我们要对当今考古学中的寻宝模式保持警惕。这是对考古学的简要描述。

所以现在在这里，我们谈论的是圣经考古学和圣经或旧约，希伯来圣经。我们已经讨论过什么是考古学。那么，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什么是圣经？什么是圣经？嗯，首先，我们把它称为一本书，但事实上，它是一本以更晚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古代著作的集合。

因此，对于我们这些在古代世界工作的人来说，关于某些传统和某些文本的年代有很多讨论和争论，但我们许多在古代世界工作的人；读完《圣经》，你很难不看到古代世界的无处不在。事实上，我越沉浸在古代世界中，我就越相信圣经在那个世界中非常适合。但圣经当然不仅仅是古代文献的集合。

对于我们这些信仰团体的人来说，我们确认这是正典。这是受到启发的。这是神的话。

这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书或一本书集。但我们也确认，尽管上帝参与并通过这个过程，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的组成。

这是神在特定环境下在人类之中并通过人类工作。因此，我们越了解他们的世界和背景，我们就越能清楚地理解圣经的信息。我们必须承认，圣经的写作和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我确信这是因为人类的参与，但它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有补充、我们有编辑、我们有更新。这不应该对我们这些信仰团体的人构成威胁，相反，这些是上帝是谁的背景本质的例证。

他在人们的世界中并通过他们工作。这本《圣经》是一份充满活力的文献，它在古代世界和今天的这些信仰团体中继续存在。现在，当我们谈论《圣经》应用考古学或适用于考古学时，我们需要记住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最终，《圣经》并不是要成为某种历史书或科学手册或任何类似的东西，而是它最终是关于上帝和他的子民。

它描述了上帝是谁，描述了他的性格，描述了他与他的子民的关系，这就是主要的故事情节。在西方所谓的现代背景下，这对我们来说很困难，因为我们经常认为故事讲述了历史。最终目标是某种历史重建。

嗯，在古代世界，历史事实，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是相反的。他们讲述故事，而不是故事讲述历史。因此，当我们研读圣经时，我们需要牢记这一点。

我认为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公元前九世纪的奥姆里德家族。相对而言，我们对奥姆里德家族了解很多。北方王国最强大的王朝，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南部的犹太，并与腓尼基海岸通婚。

我们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伟大的建设活动。奥姆里德家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以至于亚哈是联军的成员，在一场非常著名的战役（从历史上看，公元前853年的卡尔卡尔之战）中击退了新亚述国王撒幔以色列三世。

亚哈派出了最强大的战车军团。战车就像古代近东的坦克。这是一项艰巨的军事努力。

联军一度成功抵御了亚述的大规模进攻。你还记得这场战斗，对吗？圣经里的，你还记得吗？不，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它不在那里。

因此，这说明了这一点，这可能是历史上亚哈国王最伟大的军事胜利之一，但这并不是圣经感兴趣的。圣经更关心的是对耶和华的忠诚或不忠诚。因此，这是我们可以牢记的一个例子，即《圣经》首先是关于上帝和他的子民的。

现在我们已经讨论了什么是考古学。我们已经讨论过圣经是什么。这些如何组合在一起，或者它们是否组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是圣经考古学？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些包袱。

考古学、方舟和护教学的包袱，不是在这个词的一般意义上，而是在这个词的具体含义上，人们试图用考古学来证明圣经的正确性。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了我在互联网上发送或找到的图像。当人们发现我从事考古工作时，我经常得到这样的事情。

就是这样。这是圣经中的拿非利人的证据，创世记前几章中描述了这些古老的巨人，在那里我们有神与人的同居。所以，看，有一个坟墓被发现了，他们是巨人，就像圣经所说的那样，这证明了圣经是正确的。

从事专业考古工作的人正试图掩盖一个重大阴谋。好吧，我只想说，不存在这样的阴谋。我在这些领域工作。

我参加这些会议、这些会议、这些协会，他们的工作方式并不是隐瞒真相。事实上恰恰相反。这是问责原则，接受过培训以评估特定主张和主张的人员被带到这些人面前，我们作为一个社区确定这些主张的有效性。

相信我，如果有巨大的墓葬，考古学家，无论他们的信仰或信仰如何，都会热衷于挖掘这些巨大的墓葬。但是，这仍然在互联网和流行文化中保留了非常受

欢迎的追随者。你已经听过这个故事了，不要相信专家。他们试图剥夺《圣经》之类的东西的有效性。

诺亚方舟已经不知道被发现过多少次了。显然发现了一项冒险，不仅是诺亚方舟，还有约柜，以及确定的所多玛和蛾摩拉以及红海过境点的位置。那是一份相当不错的职业。

因此，如果发现任何这些东西，红海底部的战车车轮，请将它们带到那些受过训练以评估这些说法的人面前。这并不是什么阴谋，而是这些人，无论善意与否，都在试图帮助上帝摆脱困境。所以，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但我认为上帝不需要任何帮助，尤其是当涉及不诚实时。

那么，如果这不是圣经考古学，那什么是圣经考古学呢？嗯，考古学的兴趣是符合圣经的。这意味着我们有特定的时间顺序重点和特定的地理重点。因此，我们的时间重点是青铜时代晚期的某个时间。

所以，这应该是 15 世纪和 14 世纪的事。有些人会在 12 世纪左右开始，即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 I 之间的过渡。然后，如果我们包括新约考古学，它将进入我们共同时代的第一或第二世纪。因此，我们有一个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框架，它包含在圣经故事的主要部分中，可以通过考古学来了解。

那就是以色列人民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地理重点，那就是古代黎凡特或南黎凡特。这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

我们可以继续将其扩展到新约时代的整个地中海地区。因此，我们有一个特定的时间顺序和特定的地理焦点来定义圣经考古学。猜猜看，圣经在圣经考古学中的使用存在一些争议。

我一直对我的学生说，如果它与圣经有任何关系，那就值得商榷。如果你把考古学也加入进来，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因此，对于如何以及应该如何使用圣经，我们有相当多的观点。

有些人认为圣经包含很多历史信息。其他人则认为圣经的历史信息很少。因此，这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辩论中多少有些讽刺意味。

大多数人不再以相同的方式使用这些术语，而是谈论最大化主义者和极简主义者。最高主义者是那些认为圣经包含大量历史信息的人。它们仍然允许细微差别，特别是在类型和其他方面，但我们在圣经中有很多历史信息。

所以，极简主义者说。另一方面，极简主义者则认为，不，圣经实际上是希腊化时期最极端形式的产物。那是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时期。

因此，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第四世纪，甚至第三世纪和第二世纪，当时我们在第二世纪后期，在马卡比哈斯蒙尼王朝统治下犹太民族主义的复兴。然后他们正在重建他们的过去。因此，我们有一个希腊化时期的作品，它想象过去来制定某种国家宪章。

这将是极极端的形式。因此，当我们处理希腊化时期之前的时期（旧约的绝大多数内容）时，我们会发现很少有历史价值的信息。正如我所说，这反映了几十年前的那种二分法。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两极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并试图生活在这种紧张关系中，在对我们文本的审查和对考古学的审查中都保持批判性。因此，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但文本和考古学都无法说明问题。我以前有一位老师曾经开玩笑说，你不从地里挖出一个罐子，它就不会开始对你说话，告诉你它是什么，并告诉你它的历史。

因此，我们希望寻求各种数据集的负责任的整合。因此，我们要非常仔细地查看文本。我们想非常仔细地研究考古材料。

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引入文本和考古学的视角，并批判性地研究它们。现在，我使用“批判”这个词是为了谨慎和客观，而不是指批判精神，说文本有问题、不好，或者考古学有问题、不好。相反，我们希望使用我们可用的所有工具仔细地处理这些不同的数据集。

那么，会发生什么呢？这种整合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我们拿圣经和考古学来定义什么是圣经考古学，即具有时间和地理限制的考古学，那么当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时会发生什么？结果如何？嗯，这是结果。我将在此引用 ESV Atlas 中 John Currid 的一句话。至于考古研究对《圣经》历史可靠性的影响，几十年来考古调查的结果如何？答案很简单。

考古学一次又一次地支持和证实了圣经的记载。那么就这样吧。但这是比尔·迪弗同时写的第二句话。

今天，考古学远未证实这些主要圣经运动主题的历史基础，而是破坏了几乎所有事件。什么？他们挖的是不同的洞吗？这里发生了什么？好吧，我们现在认识到，首先，考古证据是片面的。其次，需要解读。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是那些从事考古工作的人，是否考虑过损失了多少。所以，对于从事动物骨骼研究的人来说，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您从活体动物开始，然后将其宰杀以供食用。

那么，在动物的屠宰过程中，下一个过程就是屠宰。所以现在 we 可能与某些屠体部分、与肉质屠体部分分离。然后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就进一步分离。

每次分离时，我们都会有一份证词。因此，我们可能会在一个地方杀死动物，也可能在另一个地方屠宰它，然后我们可能会在完全不同的地方进行进一步处理，每个地方都会留下考古残留物。现在，在那之后，它就煮熟了。

大多数肉类都是用大刀或斧头砍骨头的方法在锅里炖的。所以，你得到所有的骨髓和脂肪，在锅里煮，然后食用。然后你吐出一小块骨头，然后它就会进入垃圾堆、垃圾堆。也许是来自屠宰场垃圾的同一种。也许这是完全不同的证词。

然后岁月就到了。我们有分解，我们有不同的土壤类型，以不同的方式保存不同的骨头。然后你就会有考古偏见，比如在哪里挖掘、挖掘多少。

大多数遗迹，我们稍后会讨论遗迹，都是代表文明的人造土丘，通常只有很小的一部分遗迹被挖掘出来。然后当你挖掘时，你会对收集到的东西产生偏见。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圣经》中的土地上的大多数材料都是手工采摘的。

我们确实有很多涉及筛选或筛分的过程，有时是干的，有时是湿的。现在我们正在使用浮选。我们还在研究某些样品的微观水平。

但这就是全部，每次我们下降时，它都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考古学是一项从小事到大、从小事到大的事业。安森·雷尼（Anson Rainey）曾经说过，考古学就是，我认为他用了“挖方洞、纺纱线的科学”这个词。

当然，这是愤世嫉俗的。但他的意思是，从很少的数据中进行重建需要很大的想象力。我认为，在这种实践中硬科学的运用有时甚至会建立错误的信心，因为我们可以为我们对非常小的遗骸单位的描述带来新的定义和准确性。

但我们仍然需要记住损失了多少。所以，我们充其量只是推断。我们正在获取数据并按照轨迹考虑它。但这并不是在黑暗中拍摄，因为我们是在更大的背景下进行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上一张幻灯片中提到，我们想要利用各种数据集。因此，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视角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正在处理的数据如此部分和复杂。

然后是最重要的一点，解释。我们在执行任何解释任务时都会带着自己的偏见，特别是当它涉及历史和圣经时。因此，我们的文化中继承了偏见。

我们拥有在我们特定的信仰传统中继承下来的那些东西。所谓的后现代运动的美妙之处之一，这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在考古学和所谓的后进程主义中，那就是我们都带着有限程度的客观性。有人会说没有任何客观性。

因此，我们需要记住，作为口译员，我们有自己的解释包袱和偏见。因此，需要解释的数据有限且复杂，对于考古学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你可能会得到截然

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要如何前进呢？系列讲座到此结束了吗？我们可以举手吗？几乎不。

那么，让我们来谈谈《圣经》和抹子，以及考古学和《圣经》如何关联的问题。嗯，我喜欢用三个 C 来思考它。其他一些人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来应用不同的 C 集。

但我认为第一个 C 是一种互补关系，考古学可以补充我们认为我们从圣经中理解的内容。因此，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讲座中讨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Merneptah 石碑。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229 或 1209 年，是拉美西斯大帝之子法老的胜利赞歌，他征战南黎凡特和巴勒斯坦。

他声称已经征服了某些民族和城市。他提到他征服的民族之一就是以色列。现在，按照圣经的时间线，这只是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故事的开始。

所以，在圣经故事情节中，这是他们刚从埃及出来之后。他们定居在这片土地上，但他们肯定不是一个……所以，就扎根于时间和空间而言，这是对圣经故事情节的一个惊人的补充。当然，因为它是考古学和圣经，所以存在一些争论。

但总的来说，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物质遗存的真正关联，记录了一个名叫以色列的民族在正确的时间在正确的地点与圣经故事情节的关系。当然，现在人们的理解方式已经非常不同了。以色列是什么？1200年代的以色列与9世纪和8世纪的以色列是一样的吗？我们下一次提到以色列是在公元前9世纪。

所以，我们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中间发生了什么。但这些发现可以补充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圣经阅读。现在我们也有一些非常具体的补充。

这是近年来非常令人兴奋的发现。这些是大疱。印章是放在信件（纸莎草纸文件）上的一块粘土，用于密封环绕文件的绳子。

从图像中您可以看到，粘土上印有一些名字，这些名字可能会在粘土硬化之前被反向蚀刻到进入粘土的印章中。这里有个人的名字：休克尔，舒玛雅的儿子。

子，和基大利，巴舒尔的儿子。有什么大不了的？是的，如果你读过耶利米书，这就是一件大事。

因此，在耶利米书第 37 章和第 38 章中，我们有一群官员，四名官员来到西底家面前，向这位反民族主义的耶利米请愿，因为他表达了一些亲巴比伦的情绪。他说，你知道，这座城市注定要灭亡，向巴比伦人投降。这些人试图给耶利米带来麻烦。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功了，因为他们把他扔进了水池里。好吧，其中两个人正是舒玛雅的儿子胡克尔和巴舒尔的儿子基大利。所以，我们基本上有个人签名。更戏剧性地说，握着印章并推入这块粘土的手可能不是别人，正是圣经中的耶利米。

所以这非常令人兴奋。多么赞美啊。所以，我们有一般性的赞美。

我们也有具体的赞美。所以这是单向考古学，圣经可以关联。另一个是在清晰的领域。

所以，我们可以澄清《圣经》，抱歉，考古学与《圣经》的关系，因为我们挖掘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圣经》中我们理解中有点模糊的东西。因此，这些可以是历史的，可以是文化的，也可以是与古代以色列人的实践有关的东西。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的之一。

这不是很神奇吗？你能相信他们发现了这个吗？最有可能的是想知道它是什么。嗯，这是一个肝脏模型，粘土肝脏模型。我们在整个古代世界都发现了其中的一些，有些甚至是青铜的。

它们是羊肝的模型，上面有小孔和网格。这些被认为是，我们在其中一些上有一些铭文。

这些被认为是模型，肝脏模型，用于训练占卜师如何进行摇头丸练习，即观察祭祀动物的内脏，以占卜未来，弄清楚将要发生的事情。这在美索不达米亚尤

其流行。我们有关于他们要寻找什么的指示，肝脏形状的异常，特别是肝叶的异常，以及某些情况，将这些视为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兆。

那么，有什么大不了的？嗯，我们在以西结书第 21 章中提到了这种做法，其中谈到巴比伦人使用肝脏和占卜，但这也有助于解释摩西五经文本中的特殊禁令。在献祭指示中，利未记中有九次，出埃及记中有两次，特别指示要焚烧肝叶，作为内脏的一部分，在耶和華面前焚烧和消耗。因此，表面上看，这是为了防止任何滥用观察肝脏来试图弄清楚未来的行为，因为根据圣经的观点，未来只属于耶和華。

旧约中的许多文本都禁止占卜。因此，考古学为我们通过肝脏占卜的做法提供了一些清晰的信息。因此，大多数时候，当人们，特别是我们这些有信仰的人谈论《圣经》和考古学之间的关系时，我们都会停留在前两个 C 上。

但还有第三个 C，那就是复杂化的 C。当我们在地里挖出一些东西，或者我们没有在地里挖出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时，似乎我们发现的或我们没有发现的东西与我们对圣经的理解相冲突。所以，一个经典的例子是，这是从耶利哥遗址拍摄的一个镜头，围绕它有很多争论，但判决仍然存在。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但当它第一次因 20 世纪 30 年代约翰·加斯坦 (John Garstang) 的发掘而闻名时，《发现约书亚城墙》(Joshua's Walls Found) 的报道就登上了报纸的头条。

然后，几十年后，凯瑟琳·凯尼恩夫人过来说道，呃呃，你弄错了时间范围，事实上，这些墙早在约书亚的任何特定时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那里什么也没有。然后，一些考古学家，例如 20 世纪 90 年代的布莱恩特·伍德 (Bryant Wood)，参与并重启了基于凯尼恩忽视的特定陶器风格的争论。但随后放射性碳测年将其推回到凯尼恩的情况，争论仍在继续。

今天，有些人会称这是圣经考古学中最大的失望，它看起来很合适，但后来却被拉开了。意大利和巴勒斯坦联合团队目前正在进行挖掘工作，所以也许我们将来会更加清楚。但事实仍然是，《圣经》中的某些事件缺乏我们所希望的考古学证实。

其中一些规模很大，例如《出埃及记》。我们稍后会讨论它。但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表明出埃及曾经发生过。

现在，我将在接下来讨论这个问题，但随后我会保留我要说的内容。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发现或未发现的東西所造成的复杂性，我们中的一些人想把它们埋回地下，或者可能使用 Photoshop 在红海底部创建那个战车车轮。但我认为这些海洋中的每一个都完善并丰富了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

所以，前两个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对此表示庆祝。它们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圣经》在古代世界中是非常适用的。但即使是第三海，我想我们也可以庆祝。

我已经摆脱了这第三个复杂的海洋，让我彻夜难眠，想知道如何才能完成这项工作，然后谦卑地记住这不是我的圣经；这是我的圣经。这些不是我的遗骸。对于我们这些相信上帝和他的主权的人来说，这是可以的。毕竟我们是人类。

一些并发症是一件好事，可以提醒我们是谁。我们不需要发明证据。事实上，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最终会让我们所宣扬的信仰蒙羞。

我和那些了解我的信仰承诺的人进行了很多对话，他们会指出其中的一些复杂之处，我会说，是的，你是对的。让我们来谈谈它。所以，你有很好的途径和机会来参与有关复杂问题的讨论，甚至这些也可以引发进一步的对话，讨论为什么我会宣扬我对耶稣的信仰，如果这一切还没有被证明和弄清楚的话，我会这样做。

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诚实永远是最好的前进之路。因此，拥抱第三个 C 甚至感到谦卑是一件好事。因此，当我们继续这里时，在讨论了考古学的具体方法以及我们如何进行考古学之后，我们将看看古代以色列在不同主要时间范围内的一些历史和文化，并且我们将涉及这三个 C 正在进行中。

所以，请继续关注，我希望您能关注下一篇。

这是乔纳森·格里尔博士和他关于旧约考古学的教学。这是第一节，考古学和旧约概论。